

王忠文公集

四

王忠文公集

(四)

王 禕 撰

叢書集成

初編

王士禛
編
卷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忠文公集卷七

婺州新城記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用紀成績。按圖志。婺在吳爲東陽郡。梁改爲金華郡。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而城之肇建。莫詳所自。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嘗重築之。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弗葺。殆非一日。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開宇。極地闢疆。混一之盛。亘古所無。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之勞。以爲天下旣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衆建省闢。以作蕃翰。天下勢如運諸掌。隱然泰山盤石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爲日滋久。爰自比歲。中區倏擾。所在郡國。民訛不寧。於是江浙行中書省議。謂預備不虞。國之善政。城郭復建。於今爲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焉。婺於浙東。今爲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爲形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屬議。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今之切務。乃屬陳侯。亟遵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役。要以同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處州總管府判官葉琛。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似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十。

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甃爲女牆下甃石爲道皆與城相周迴舊有門十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今仍爲七門其上皆架屋爲飛觀以謹候望而朝天旌孝各環以甕城版甬並興雉堞崛起庀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爲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其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隸役其不及十石則出錢以爲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悅以使人而州縣長吏盡心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紀之司爲之倚重所選總視其役者又精知周慮足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百年之蹟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而永爲國家之保障豈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而已乎是故春秋之法興作常事或不書至於土功必謹書之重民力也是役也於制爲合義於時爲得宜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侯名以實以大中大夫居今官在任六年政効昭著有足稱者州縣長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棣金華尹徐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益永康主簿李煦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事司浦江主簿暗都刺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爾榮祿公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浙江三月至鎮聞屬郡

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遺之。方是時。中區俶擾。列郡繹騷。公以宿望舊勞。特被眷倚。承制行事。以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於禮文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寄非一。扶世導民。興化善俗。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卽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爲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況今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邇。使知一國之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受命。保釐東郊。爲政實先於旌別淑慝。卽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不懈。今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爲政者哉。公。蒙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延祐末。天歷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公勸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於公有僚屬之好。謂公之爲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長。摹勒此碑。而俾禕志其下方。如此云。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縣初名永興。晉許元度隱居山下。嘗憑林築室。謂有蕭然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而爲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磅礴。

若不可遏而將北趨。忽斷而復起。爲北幹山。旣乃折而東走。蜿蜒行數十里。爲龕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東也。山有支阜。隱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三四里而近。相地形者。以其風氣之所會。稱爲吉壤。縣人任氏兄弟。卽其地爲親之樂丘。而構堂其旁。因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予聞任氏在蕭山爲著姓。其親高年有隱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馴行稱于鄉。及其諸子如元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間。循循而謹飭。一門三世。孝友之習。藹如也。想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於斯。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任氏之盛。而悠悠啓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蓋廣矣。又推而久之。則不獸化及其人。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有駢枝而連理也。羣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吾見斯堂。不徒攬乎蕭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茲其權輿矣。至正乙未之夏。予道由蕭山。元禮邀予登斯堂。先是劉先生嘗爲之記。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以志斯堂之意。元禮辱與予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稟固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默識。辭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事變。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而論次焉。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徵。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況於學者。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卽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之爲學。亦旣知古之足以爲好矣。苟能充其所好而有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歎哉。予與仲圭爲友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爲然否乎。

思報堂記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禕氏曰。吾食君之祿。而以養吾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夕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尙有以教我乎哉。王禕氏對曰。噫。善如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爲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爲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

盡故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曰。吾非忘事親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而吾不忍以卽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顧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獸予哉。天下後世。將子之言以爲訓。盡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橫城。水出諸谷間。合爲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輒泛溢。稍旱則易涸。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並溪之民。舊累石爲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爲沃壤。而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嘗因其舊而治之。不久復廢。泰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

相其勢之所宜。鑿鉅石重治之。卽其旁濬渠。行堰水以灌溉。並割田與居民之謹愿者使之守。然亦不能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爲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而傳以石。故水湍悍。每善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因不遠。至是隄表裏皆石爲之。而石視昔尤鉅。置牐兩隄間。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牐等。且闢渠深廣悉倍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絕。其爲力甚勤。而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三。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錢爲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曰通濟堰。旣成人莫不以爲利。而是歲大旱。獨南溪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爲利博矣。自井牧溝洫之法壞。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爲無預。然稽之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故茲堰之成。雖其事已微。而爲利較輕。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爲之責。乃能聳善扶誼。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爲之書以紀其勤。且以告鄉之人。而諭諸爲政者焉。

章氏祠堂記

龍泉望章氏。章氏之祠有曰標慶庵者。太傅府君及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拒南唐。仕爲檢校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歿諡忠顯。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

夫人時居園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嘗獵于處之龍泉。至西寧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探。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第三子世安。始卽大將墓側爲祠堂。以祀太傅。而以都官大將附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旣甚。而大將十二世孫溢。今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垣墉。靡缺弗完。靡仆弗起。內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田。多湮沒不存。溢捐已貲。悉更而復之。爲晦若干庵。前曠土墾以爲田。爲晦又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烝嘗之需。營繕之費。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寧。舊有祭田。悉亦無存者。溢與兄漳。各割私田。總若干晦。別儲其入庵中。以供祀事。凡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寒食。相率會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有倫。旣又立爲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宜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而有易世不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酢。有厭。有嘏。有綏。有旅。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卽墓以祀。因而建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殆禮之以義起者也。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爲以義起禮。有合於變

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得以爲祭。章氏之有祭田。今既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楚茨之首章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委祉矣。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尙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請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于石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異時仕嘗佐名州。帥大閫。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堂。扁曰處善。間來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侮也。不敢欺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侮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不自侮。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卽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安之居於斯也。惟日孳孳。惟善之是處。充是心焉。雖至於舜。顏可也。考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之積之。夫皆卽是心而充之。

事所當事。初易有計功靳獲之心。而祥慶之臻。有不期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乎非善。而與善爲無閒矣。大抵爲善與不善。惟家人爲不可欺。夫苟處善于家。聲孚而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循乎理而盡其分。則閨門之內。已日由於吉祥。而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誣也哉。是庸誦予所聞。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爲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巽下震上之爲恒。何也。夫震。陽也。剛也。動也。長男也。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剛柔相應。恆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恆之象也。夫婦居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恆之情也。天地造化。順動而不已。恆之道也。此恆之爲卦者然也。於是因恆之爲卦。而有處恆之道焉。其辭曰。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蓋恆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享而無咎矣。然必恆而守其正。乃得所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恆之貴。乃恆而守正之爲貴也。雖然。恆之常久。在乎變通。所謂守正。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孟子之論孔子。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薛則受其餽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惟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恆。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恆之所爲。常久者乎。濡須荆君茂之。倜儻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爲苟就。視身飭行。儒者也。

而精於醫。時出其藝。爲人已疾。輒有驗。或有以爲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及。蓋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之曰恆。余故推言易卦之所爲恆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理無二致故也。苟以余言爲庸談。而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淳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處之松陽。松岡先生葉君震者。縣人也。時隱居教授於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爲講論語。孟子。留旬日乃去。後因卽其家塾而拓充之。建禮殿講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爲書院。而額曰明善。用爲鄉人之所肄業。去今縣治二十五里。其地蓋縣舊治也。歲更世易。屋旣盡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蕭子登實重建之。行中書因署子登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始。然松陽地左僻。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租入薄甚。故凡嗣來職教事者。不久輒引去。而書院恆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爲山長。君亦其縣人。遂以起廢舉墜爲己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樂飲助之。乃卜吉庀事。缺者使之完。仆者使之植。丹堊塗墍。內外煥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昔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因舊以爲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構。四閱月而訖工。爰率諸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而戶絕者衆。君訪其族能業。

儒者卽俾繼勿絕。士有割田爲助。則言於有司。復其役。其爲力勤。而爲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儒蕭損等。以文爲請。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旣立。而書院亦比比而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之所被。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雖爲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爲教。亦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惇。則無所爲學矣。惟朱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蠻貊人面之域。孰不知所尊慕。况茲地其所嘗臨蒞。流風遺澤。被于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日改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充而致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馴行。佐其勞者。司吏劉潤德也。

春暉堂記

春暉堂。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言曰。吾早孤。藐焉陋微。無所肖似。其幸克樹立。獲底于成者。繄太夫人之力是恃。曩歲干戈相尋。吾旣越在外服。而吾母躋難險阻。實所備嘗。賴天之靈。今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溫清。人子之得爲者。亦旣靡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望報於一草。設草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

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禕氏聞而歎之曰。善哉。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謂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爲乎人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而又羶薌饌饈。竭力以供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是爲已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將欲以報之。其曷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旣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弗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恆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爲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爲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或已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蓋終身而後已也。終身也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庵記

麗水湯君屋。字德載。距其所居碧湖東二里。營樂丘於柳林前岡。實祔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辰。旣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卽其旁作庵焉。而爲庵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昔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

爲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親者，必惟令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歿也，則體其所受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天也，亦必惟令之從，不逆其理也。苟歿矣，則體其所受乎天者，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令者，無一事之或舛也。歿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歿而寧也，爲人之道，於是爲盡。吾無似，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庵之所爲名也。他日君之子烜，與余胥會江東，爲余道其言如此，請爲書之。且曰：前岡之地，羣巒互拱，三峯前揖，而其間阪隰特寬衍，大溪環其外，清湖浸其後，堪輿家謂爲吉壤，而庵爲重屋三楹間，宏敞緻密，後爲夾室，前爲明軒，室以妥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松數百枝，故其上扁曰聽松，以爲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跨池上，曰暢幽，而庖庾湑園之屬畢具，皆吾父之所手成也。願并書之以爲記。余聞湯氏故衣冠家，而君爲人敦茂淵慤，與物無忤，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學，且不喜事表襮，遭世多故，益韜晦不苟售。今齒以及艾，隱約田里，若將終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爲言，則固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用爲之書，以穀其後之人，俾勿忘。烜好學有文，嘗永嘉郡文學，與余友云。